



《风停在哪里:梅子涵给孩子的诗》:

红灯的光芒与雨点的滴答

徐鲁

很多诗人都喜欢寻找春天。春天在哪里?宋代诗人宋祁说:“红杏枝头春意闹”,宋代另一位诗人辛弃疾说:“春在溪头荠菜花”。

很多人也喜欢寻找秋天。秋天在哪里?当代诗人沙白说:“湖波上荡着红叶一片,如一片扁舟,上面坐着秋天。”

很多人也在寻找“诗”,诗在哪里?梅子涵说:风停在哪里,哪里就有诗。除了风,还有下雪的声音、雨点的滴答、树的绿荫、读书时的路边长椅、红台灯的光、葵花田的金黄、心里一直在想着猜着的很多年前的某个小孩,还有脚步踏奔田野,指印留在沙滩……都是“诗”所在的地方,都有“诗”闪爍的光芒。

踏入文坛半个世纪以来,梅子涵一直是一位浪漫主义者。他的小说、散文、图画书故事,甚至学术著作里,从来就没有缺失过诗意。所以,听到他出版诗集的消息,我并不惊讶。他的很多散文和图画书故事,只要分行排列,就是优美的诗歌。即使不分行排列,也只是给诗披上了散文和故事的外衣而已。他的图画书故事《下雪天的声音》《春天》等,都是典型的“诗意图画书”。

《风停在哪里:梅子涵给孩子的诗》是梅子涵的首部儿童诗集,收入28首诗歌,有意象单纯的抒情诗,也有带有叙事元素的故事诗和带有幻想元素的童话诗。最精彩的儿童诗有如天籁之音,特别需要一种“妙不可言”的写作智慧。看似单纯、明快、清浅、朴素的感觉和感情,却必须找到最新鲜的形象和比喻,最准确和最鲜活的动词、形容词来完成,而又不能留下任何技巧的痕迹,更不能“炫技”。儿童诗其实是一种高难度的“浅语艺术”。

这部诗集中有不少篇什,堪称浅语艺术的杰作,给儿童诗带来了新鲜的抒情气息,也让孩子看到了我们美丽的母语所创造出来的最美的文字和意境。例如《下雪》,写下雪的时候,白茫茫的天

地间好像没有一点声音,“天上没有飘的声音,地上没有落的声音,鸟儿没有声音,狗儿没有声音……太阳没有照耀的声音,月亮没有微笑的声音,星星没有声音,灯光没有声音,呼吸都变成轻烟了,哎呀,没有声音!”那么,下雪时真的没有声音吗?其实——

下雪的时候,所有的人都都在说:下雪了!所有的人都都在说:雪好大!所有的人都都在说:好美啊!所有的人都都在说:好冷啊!所有的声音加起来好响啊!哎呀,这么大的声音。

作者在最后告诉孩子们:“下雪的时候声音好大”。这首诗语言清浅,形象单纯朴素,却别开生面,写出了一种细微的、独特的、新鲜的感觉。

《窗口的风》也是一首语言浅显而意境开阔的童诗,不仅有单纯的童趣,还有一种言近旨远的“理趣”。“火车开走的时候,站台停在那里。轮船开走的时候,港口停在那里。我乘的火车开过去的时候,田野停在那里。我乘的轮船开过去的时候,岸边也停在那里。可是风没停在那里,它乘上货叉,又乘上轮船,它在我耳边说,你不认识我了?我就是你家窗口的风呢!”通过小孩子眼中能见的形象,写出了看不见的风的形象。

儿童诗的“童趣”和“理趣”,不是来自成年人的臆造,也不是形象与哲理的简单组合,而是来自对日常生活细节的敏锐的观察与诗意的发现。就像苏轼《琴诗》所言:“若言琴上有琴声,放在匣中何不鸣?若言声在指头上,何不于君指上听?”生活中有一些富有童趣和理趣的细节,需要富有童心和智慧的人去发现和捕捉。

比如,在小孩子的意识里,通常都会有这样的类比:爸爸比妈妈高,妈妈比我高,我比小猫高;树比桌子高,桌子比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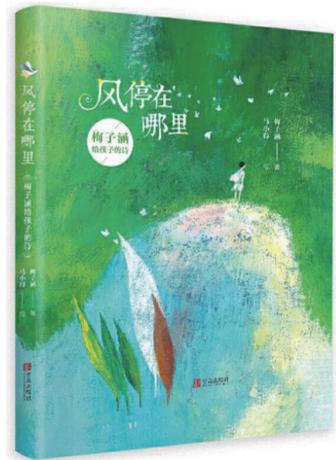
子高,椅子比小凳子高。在《谁最高》这首诗的最后,突然来了一个“反转”:一只小猫跳上小凳子,跳上椅子,跳上桌子,跳到橱顶上,它说:“你们看,我一下子就长得最高了!”它还说:“喵——”这样的细节就是“童趣”。没有童心和诗意的人,无法捕捉到这样童趣的瞬间。

创作需要对自己喜欢的某种文体上的专注和专一,这种要求没有错。但有的儿童诗作者,年复一年地写着儿童诗,最终把儿童诗写得“滚瓜烂熟”和“匠气十足”。这也是儿童诗写作的大忌。儿童诗创作,不是梅子涵的“主业”,只是偶尔为之,所以,在他的儿童诗里,还看不到“滚瓜烂熟”与“匠气十足”,倒是从他不少作品里,能够感觉到他的创作状态:情绪的兴奋与饱满,想象的欢跳与呼啸,有的作品气韵流荡、几乎是一气呵成的。例如《雨点》,好像是在不绝如缕的“滴答、滴答、滴答”声中完成,全篇的意绪和情感都在滴答不停,也让小读者充分感受到了汉语的韵律与节奏之美。

中国是一个诗歌古国和大国,从古到今的《诗经》开始,诗歌就是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不学诗,无以言”,诗歌,也是中国一代代成长教育的重要方式。即使到今天,无论孩子们的家庭生活、学校生活多么富足,如果不去阅读一些优美的诗歌,不去接受一些诗意的陶冶,他们也就好像被夺去了童年最宝贵的财富一样。至少,在成长中所获得的所有教养之中,情怀的灵秀、温润、高尚等素质的养成,将会有所欠缺。

“我们都是母语的孩子。说着她的声音,写着她的字形,学会做人知识,设计几千年图景……”母语不只是运用,也是自豪,生命智慧和笑容全部栽种在她的里面,我们呼吸其中!”梅子涵在《母语的孩子》《行吟诗人》《红灯》等诗里,也写到了对“诗与童年”“诗与成长”的思考。

在《行吟诗人》里,作者用叶子的落



下、流水的奔走、鸟儿的飞翔、小孩的东张西望,告诉小读者,你看见和听见的一切,或者悄悄跟在这一切的身旁走啊走啊,你就会“走成世界奇特的一行”。同样,《在这 在那》一首里,也写到了一个作者的“儿童诗学观”:从蹒跚学步、牙牙学语的幼年开始,每个人的生命都应该是诗,你挂在小嘴巴上的乳液,你幼小时喊出的第一声“妈妈”,第一次写的“小”与“大”的汉字……诗,“不全在你智慧、情感、眼里、心中……闪耀的光芒间吗?”因此,诗人坚信:“诗的漫出都是天下声音”,“人人都是诗人,他们在这,在那!”

这样的诗,也带着“诗教”的属性,是一种伟大的心灵启蒙,是一种浪漫的培养,是细雨飘洒、润物无声一般的诗的陶冶。为了诗歌,更是为了我们的母语和未来。只有拥有了一代伟大的、有素质的读者,我们才能期望拥有同样伟大的诗人和诗歌。

关注

儿童文学与劳动教育

识,包括丰富的生活经验,就是在粗砺的劳动中磨练出来的。当然,一些孩子的经历是作为劳动人民的苦难历史来讲述的,这些都在他们执行任务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此外,少数民族儿童文学也十分重视劳动书写,《牧云记》中的藏族少年小扎西、《黑眼睛 蓝眼睛》中的蒙古族少年呼斯乐、《托姆帕克成长记》中的哈萨克族少年托姆帕克、《背孩子的女孩》中的景颇族少女途龙,他们种地、砍柴、放羊、带孩子,什么农活儿、家务活儿都会干,很早就担负起了家庭责任,他们勤劳、善良、乐观、坚韧的美好品质,都在劳动中展露无遗。小读者从他们身上看到了榜样的力量,看到了劳动磨砺出的钢铁意志,也将这种精神迁移到现实生活中来,面对困境不会轻易抱怨。

儿童文学有益于儿童通过劳动认识和创造自我。儿童初涉人世,心随本能,并不了解自己的个体潜能,也不清楚自己的个性需求,他需要不断地经过劳动实践去摸索和发现,从而确认和创造自我。童话《木偶奇遇记》中,匹诺曹就像一个刚出世的顽童,懒惰贪玩,还爱说谎,但是在历经艰辛之后,他学会了勤劳诚实,并梦想成真,成为了一个真正的人类男孩,匹诺曹在劳动中证实了自我存在的力量,从而获得自我实现。儿童电影《千与千寻》中,瘦小无助的千寻,想要在汤屋谋取一份工作,高强度的劳动不但没有击垮她,反而让她的身体变强壮,内心变强大,最终她用勤奋、真诚和智慧赢得了神界世界的尊重和喜爱,创造和重塑了自我,小观众从中心感受到心灵的震撼,进而从千寻的实践经历中投射出自我的能量与潜能,获得了满足感和成就感。

儿童文学有益于激发儿童的劳动兴趣。儿童文学具有认识、教育、审美、娱乐等多重功能,虽然成人最为看重教育功能,但是儿童天生反感说教和由外强加的纪律约束,他们阅读儿童文学,就是冲着有趣的故事去的,可以从中获得极大的心理满足。世界经典儿童文学中就有许多将劳动与童趣有机结合的范例。儿童小说《长袜子皮皮》中,皮皮是一个令小朋友羡慕的“野孩子”,她独自生活,没有家长管束,但是她天天都在劳动并且花样百出,她烙饼时不小心把鸡蛋掉在头上,却说这样可以营养头发;做饼干时先把地板擦干净,然后直接在地板上擀面做出了超大份饼干;她喂马时会把马举过头顶让它直接吃树叶,还能变戏法般快速搭起一顶帐篷……这些小事都让温室里长大的孩子感到新鲜。儿童绘本《古利和古拉》中两只小老鼠的春季大扫除也妙趣横生,它们把旧帽子、破衣服、烂袜子裹满全身,在屋子里滚来滚去,直到让房间焕然一新。他们的劳动如同游戏一般,吸引着小读者想一齐加入他们的劳动大军。

儿童文学有益于发挥榜样效应、磨练劳动意志。班杜拉的社会学习理论认为,对年龄较小的、语言理解和表达能力受局限的儿童,应多用具体的榜样形象,让儿童在潜移默化中受到感染和熏陶。新中国成立初期,儿童文学中涌现出一批出身于乡村的抗战小英雄形象,像小英雄雨来、小马倌、张嘎子、潘冬子等,他们与敌人斗智斗勇,临危不惧,屡建奇功,成为一代少年儿童的精神偶像。为什么这些小英雄没有一个是从温室中走出来的?因为他们的强健体魄、坚强意志、勇敢胆

识,包括丰富的生活经验,就是在粗砺的劳动中磨练出来的。当然,一些孩子的经历是作为劳动人民的苦难历史来讲述的,这些都在他们执行任务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此外,少数民族儿童文学也十分重视劳动书写,《牧云记》中的藏族少年小扎西、《黑眼睛 蓝眼睛》中的蒙古族少年呼斯乐、《托姆帕克成长记》中的哈萨克族少年托姆帕克、《背孩子的女孩》中的景颇族少女途龙,他们种地、砍柴、放羊、带孩子,什么农活儿、家务活儿都会干,很早就担负起了家庭责任,他们勤劳、善良、乐观、坚韧的美好品质,都在劳动中展露无遗。小读者从他们身上看到了榜样的力量,看到了劳动磨砺出的钢铁意志,也将这种精神迁移到现实生活中来,面对困境不会轻易抱怨。

儿童文学有益于儿童通过劳动认识和创造自我。儿童初涉人世,心随本能,并不了解自己的个体潜能,也不清楚自己的个性需求,他需要不断地经过劳动实践去摸索和发现,从而确认和创造自我。童话《木偶奇遇记》中,匹诺曹就像一个刚出世的顽童,懒惰贪玩,还爱说谎,但是在历经艰辛之后,他学会了勤劳诚实,并梦想成真,成为了一个真正的人类男孩,匹诺曹在劳动中证实了自我存在的力量,从而获得自我实现。儿童电影《千与千寻》中,瘦小无助的千寻,想要在汤屋谋取一份工作,高强度的劳动不但没有击垮她,反而让她的身体变强壮,内心变强大,最终她用勤奋、真诚和智慧赢得了神界世界的尊重和喜爱,创造和重塑了自我,小观众从中心感受到心灵的震撼,进而从千寻的实践经历中投射出自我的能量与潜能,获得了满足感和成就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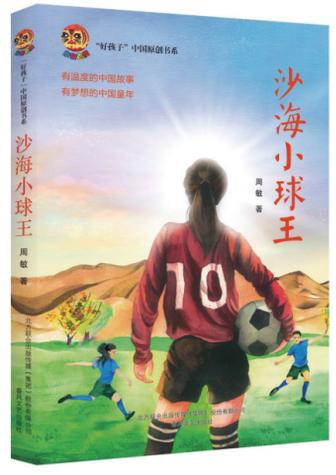
儿童文学有益于激发儿童的劳动兴趣。儿童文学具有认识、教育、审美、娱乐等多重功能,虽然成人最为看重教育功能,但是儿童天生反感说教和由外强加的纪律约束,他们阅读儿童文学,就是冲着有趣的故事去的,可以从中获得极大的心理满足。世界经典儿童文学中就有许多将劳动与童趣有机结合的范例。儿童小说《长袜子皮皮》中,皮皮是一个令小朋友羡慕的“野孩子”,她独自生活,没有家长管束,但是她天天都在劳动并且花样百出,她烙饼时不小心把鸡蛋掉在头上,却说这样可以营养头发;做饼干时先把地板擦干净,然后直接在地板上擀面做出了超大份饼干;她喂马时会把马举过头顶让它直接吃树叶,还能变戏法般快速搭起一顶帐篷……这些小事都让温室里长大的孩子感到新鲜。儿童绘本《古利和古拉》中两只小老鼠的春季大扫除也妙趣横生,它们把旧帽子、破衣服、烂袜子裹满全身,在屋子里滚来滚去,直到让房间焕然一新。他们的劳动如同游戏一般,吸引着小读者想一齐加入他们的劳动大军。

儿童文学有益于发挥榜样效应、磨练劳动意志。班杜拉的社会学习理论认为,对年龄较小的、语言理解和表达能力受局限的儿童,应多用具体的榜样形象,让儿童在潜移默化中受到感染和熏陶。新中国成立初期,儿童文学中涌现出一批出身于乡村的抗战小英雄形象,像小英雄雨来、小马倌、张嘎子、潘冬子等,他们与敌人斗智斗勇,临危不惧,屡建奇功,成为一代少年儿童的精神偶像。为什么这些小英雄没有一个是从温室中走出来的?因为他们的强健体魄、坚强意志、勇敢胆

短评

沙漠中绽放的玫瑰

周敏《沙漠小球王》中的成长书写



周敏的《沙漠小球王》是一部温暖心灵成长的长篇小说。故事发生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维吾尔族小姑娘穆凯黛丝从小就有一个足球梦想,希望有一天能穿上国家队队服,参加国际比赛,为国争光。当她遇到挫折不得不放弃足球梦想时,一位来自远方的援疆足球教练,适时给了她鼓励与指导,重新点燃了穆凯黛丝的希望之光。

在儿童文学中,心灵成长向来是一个重要主题,也是被反复书写的话题。儿童文学作家在时代浪潮中,将社会现实中的儿童,尤其是青春期儿童,在成长过程中遇到的挫折和困境用文学之笔呈现出来。作家希望带给读者阅读的快乐和榜样的力量,将他们的失意和不快转化成文学财富,经受住各种艰难险阻的考验,以振作精神,获得砥砺前行动力。

对于热爱儿童文学的读者而言,周敏是一个并不陌生的名字。当我们欣赏的目光长久地停留在她的《沙漠小球王》时,另有一系列儿童文学作品出现在我们的视野里。从早期的《维克多的火焰》,到后来的《北京小孩》《红柳花开》《我和我的6班》,以及前不久出版的一套三本《锣鼓巷的小魔仙》等,都深入剖析了儿童在成长进步中遭遇的各种矛盾和问题,同时又以独特的视角,再现了他们战胜困难的艰辛经历和展示出来的精神风貌。

周敏的作品最击人心的,无疑是一以贯之的“真”。“真”,就是根植沃土,就是连接地气。这份“真”,不仅来自真人真事,还来自作者的真情实感,更来自倾注笔端的那颗天真烂漫的童心。那种质朴的、纯真的、天然的,不加修饰的心与心交流的感觉,

时常在某一瞬间击中读者,即使叙述的话语不留痕迹地一带而过。

近几年,由于工作关系,周敏数次参加北京市文联组织的首都作家团队深入南疆和田地区,为那里的中小学生学习授课。一次,她听说了“和田首位女子职业足球运动员”的过往经历后,便萌发了想写写她的愿望。周敏第一次见到穆凯黛丝,便被她眼里射出的“光芒”吸引住了,感受到这个十几岁的小姑娘心中有某种强大的力量。“围坐在她家的火炉旁,我进行第一次素材收集时,身旁的穆凯黛丝双颊绯红,眼中的光越发显得灵动起

来……”此后,周敏便一发而不可收,从收集资料、深入生活、实地走访、构思酝酿,历时一年多,《沙漠小球王》终于与读者见面。

《沙漠小球王》入选了2019年中国作家协会重点作品扶持项目“讴歌新时代、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主题专项”。书中描写的主人公穆凯黛丝,像许多南疆女孩一样,从小就喜欢足球,她克服重重困难,在经历了体能、基本功、语言、饮食、地域、观念、融合等种种考验之后,逐渐展现出良好的爆发力和协调性,以及高超的“球商”和大局观。在北京援疆和田指挥部支持和资助下,穆凯黛丝在秦皇岛国家足球训练基地,参加了河北精英足球俱乐部球队队训,从此沙漠玫瑰得以绽放。“我对小穆抱有很大希望,我想她以后一定能参加国内外的比赛,打出好成绩。”穆凯黛丝的教练如是说。在他的精心培养下,穆凯黛丝终于与俱乐部签订了职业球员培训合同,成为第一位进入职业足球领域的南疆女孩。

周敏的小说特别具有趣味性,包含着一种静水流深的力量,那是来自少年生命内部向上、向善的勇气与韧性,仿佛背后有一种动力,推动着小说中的人物、情节、思想、感觉、环境、气氛,渐次展开,使小说跌宕起伏,悬念迭出,促使人一口气读完。虽然,她的笔下是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但我们分明感受到,那个沙漠深处的孩子,对远方所持有的追求和热爱,即使在烈日炎炎的夏季,也依然拥有一片由本真的心筑成的少年绿洲。

这本书告诉小读者们,有了爱与勇气,大漠也能生长出梦想。作家周敏通过书写《沙漠小球王》,旨在希望更多的青少年能够更加喜欢上这项“世界第一运动”。足球竞技带给人的震撼,不仅在于它呈现出来的力与美,更因其能够培养起参与者勇于进取、永不放弃的拼搏精神,并在与队友的通力合作中,增强他们的集体主义和爱国主义情怀。

沙漠中绽放的玫瑰花,将永远不会凋谢。

动态

2020中国(武义)童话大会近日开启

10月17-18日,由中国儿研会、浙江省作协指导,浙江师范大学、浙江少儿出版社、《儿童文学》(少年文艺)杂志社、武义县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2020中国(武义)童话大会系列活动举行。

大会设名家讲座、童话论坛及研讨会、颁奖及合作项目签约、童话文创产品展、童话研学之旅五大板块18项活动。17日下午,以“当下童话创作的困境与超越”为论题,召开了第二届新时代中国原创童话论坛,论坛由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汪淑英主持。18日上午,举行了“第四届蒋风儿童文学理论贡献奖获奖者研讨会”,会议由浙江师范大学儿童文学研究中心主任吴翔宇教授主持。蒋风、徐德霞、韦苇、孙建江、王宜清、谢倩霓、刘舜爽、汤汤、常立、纳杨等作家、学者出席了活动。18日下午,颁奖暨文化影视项目

签约仪式在武义城市展馆举行,颁发了第四届蒋风儿童文学理论贡献奖、第二届“温泉水杯”全国短篇童话擂台赛、第五届“奇思妙想·童心飞扬”全国小学生童话创作大赛、首届金华市童话剧创作表演邀请赛等奖项。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王泉根、江苏儿童文学作家连城、实验小学六(9)班管诗涵、浦江县委第一小学剧组分别获得上述奖项的金奖。

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会会长庄正华在会议发言中肯定了地方党委政府在“十三五”期间坚持“童话武义”建设、推进童话文化产业成绩,该项具有地方特色亮点纷呈的工作,可以为地方的社会和谐及文化产业发展添砖加瓦,希望在“十四五”期间,通过“童话武义”平台和童话大会系列载体,吸引更多参与童话事业,发展壮大童话产业。(兀文)

《守株待兔》故事新编

朱瑞淇文

自从农夫在一个树桩前发现一只撞死的兔子后,他就每天守在那棵死兔子前等待着兔子来撞死,他也不种地了,地里长满了草。

有一天,一个商贩迷路了,他看见农夫,就问他去问:“请问,你知道怎么走出这个村子吗?我要去城里。”农夫头也不抬地说:“你别打扰我捉兔子,快走开。”商贩左看看右看看地说:“这里没有兔子呀?”农夫又说:“去年,我亲眼看见一只兔子撞死在这个树桩上,所以我就一直在这里等待着兔子的到来。”商贩哈哈大笑说:“你

看这里只有这一棵死兔子,你可以多种一些树,兔子撞死的几率就会更大了。”农夫听了觉得很有道理。

第二天,农夫就去集市上买了好多的小树苗。他先锄草,再挖坑,最后把小树苗种进坑里。就这样,农夫每天到田里锄草、浇水,一天天,小树苗在成长,几年过去了,这里的树长得又高又壮,长成了一大片森林。

农夫发现仍然没有兔子来撞死,觉得受到了欺骗。就在这时,商贩又来了。农夫生气地说:“我的树都长这么大了,为什么还是没有一只兔子来撞死?”商贩说:“虽然你没有得到兔子,但是你收获了一片森林呀!你卖了树,可以买很多只兔子。”农夫顿时恍然大悟,他把树卖给了商贩,从此,农夫每年都在种树,成了村子里的首富。



插图欣赏



《只能这样吗不一定吧》插图【日】吉竹伸介绘,爱心树童书出品,江苏凤凰少年儿童出版社,2020年11月出版